

与《论语》的缘分

■ 萧伟光

高三那年，因为一个倔强的决定，少年与清华北大失之交臂。高考后填志愿，少年誓死不从父命留在家乡念书，自觉无颜与昔日与自己近百分的同学共处，哪怕是在樱花浪漫的珞珈山。最终，木讷的父亲没有拗得过，少年将自己发配到了北国冰城，独自舔舐人生的第一次创伤。

冰冻三尺，举目无亲。

还好，少年出乡关时，随身携带了两本书，《论语》和《红楼梦》。

与《论语》结缘，还是因为初中课本中学过的“《论语》十则”。在少年心里，整本教材中，只有这十句话真正有内涵、有劲道，穿越数千年，仍凛凛然有精神。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少年憋了口气：活就要活出个样子来，松柏就是自己的楷范。

“一剪寒梅，傲立雪中”，那个时候，费玉清的歌声被孤独的少年反复吟咏。

有一天，北航兄弟来函，“图书馆的书太老了，高数课一下，参考书就都被借光了，剩下的几本不仅泛黄掉渣，卷首还有毛主席语录”。兄弟慨叹，当年汉川一中9804班的兄弟，出处都不好，鸿鹄之志一时遭遇了燕雀之命。

午饭时拆的信。少年心潮澎湃，慨叹造化弄人，不觉折断筷子两只。

心平气和后，少年回了一函，其中有云：“图书馆虽不满兄意，然则十万册书可有？兄台倘若能读通其中百分之一，必然名震天下。”金鳞确非池中物，然而却可以在池中积蓄精神与能量。英雄不问出处，但前提是，你是一个英雄。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孔夫子

就是这么教导我们的。人穷志不穷，咱依然是响当当的英雄。有没有本事，是自己的事；有没有机遇，是老天的事——各管各的一摊，所谓“尽人事而听天命”，夫复何求？！

“尽人事”可不容易。曾子有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句话成为少年的座右铭。修己安人，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死而后已。

少年铆足了劲。室友跟少年开玩笑：“兄弟你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啊！”早起的时候，整个校园只有鸟儿在放歌，少年开始了晨跑和晨读——晨跑润身，晨读养心；晚上寝室熄灯，兄弟们都睡下了，少年仍在通宵自习室埋头苦读，从《平凡的世界》到《穆斯林的葬礼》，从《国史大纲》到《士与中国文化》。少年淡然一笑：“兄弟我是既不见首也不见尾。”

零五年，少年以应届生第一名的战绩杀回清华材料系。为了感谢清华兄弟考研期间帮忙找资料，专门请他吃了顿饭。饭是吃了，心却沉了。少年问清华的那位兄弟，这几年有何打算？那位兄弟答道，混呗，能有啥打算！

少年回哈工程后，跟《青春校园》的同仁分享时，义愤之情形于言表：“清华北大的学生都没有志气，这天下如何得好！”同仁劝慰道，也许是他自谦随口一说而已。少年气稍平，但仍为昔日同窗之毫无志气惋惜不已：清华北大的巨大光环，是前辈学人努力奉献逐渐造就的，吾人万不可只是顶光环而不出力，至少，不能拉低平均水平吧！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少年不敢有孔夫子此等志向，然而，做一个“志于道”的君子，

这个抱负还是有的。“言学便以道为志，言人便以圣为志”，这是一零年进入北大读中国哲学专业的博士后知道的，宋儒说中了少年的心事。

对少年而言，《论语》不仅可以唤醒心底的志向，更能指示为人处世的方法。

少年不仅每学期拿一等奖学金，还担任了从班级到学院再到学校各个层面的团干部。校刊《青春校园》的执行主编，一干就是一年。少年彼时亦沉浸在宝玉黛玉的世界中。编辑部的属下多为女孩，少年每次都不忍心让女孩冒着严寒给自己送稿子，而是亲自跑到各个“公主楼”下等稿。有时编辑部聚会，个性强的女生会给他开目无长上的玩笑，大家都很尴尬，少年则“匿怨而友其人”。

没有架子是美德，太没有架子则是缺德，这是少年后来慢慢明白的道理。“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君子应当有威仪，应当稳重，不然，毛毛躁躁，所学的礼就不牢固，就会让人轻慢乃至狎昵——宝玉可不是谁都学得来的呢！“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君子之风当如是。

保持符合身份的威严，这是对自己好，也是对他人好，不然，自己爽然若失，他人也不能借以观德。“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内心敬慎，与人谦恭，方为待人接物长远之道。

这就涉及到儒学的根本宗旨了。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梁任公先生就很精要地指出：“儒家哲学，范围广博，概括起来说，可以《论语》‘修己安人’一语括之。”“安人”必定立足于“修己”，所谓“古之学者为己”，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儒家反对为了“今之学者为人”，哪怕是为了所谓很崇高的目的，因为这样会丧失自我、也是违反人情人性的、更是不可能长久的，一度与儒家并驾齐驱的墨家就因为陈义过高、无以为继而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修己”必定推扩出去“安人”，所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儒家反对“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自私自利，因为没有脱离大

海的一滴海水，也没有脱离社会特别是五伦关系的个体，一度与儒家并驾齐驱的杨朱之学就因为缺少社会关怀而在历史上销声匿迹。

我们这个时代，有社会关怀的人不够多，而懂得为己之学的人更少，这也是少年2008年在燕京读书会成立致辞时特别强调的，要有“为己之学”的正确态度。

行文至此，最后澄清一个命题。一般人都熟知“仁者爱人”，却不知这并非“仁”的根本内涵，也绝非“仁”的全部内涵。如果知道孔子是因材施教教学法的创始人，就会明白，孔子“仁者爱人”的回答是针对孔门资质相对较差的樊迟。那么，孔子对其他高足是如何说的呢？

有一次，孔子想考查一下弟子们的所学，逐一将子路、子贡和颜渊喊进室内，问了同样的一个问题：“仁者若何？”“仁”是儒学的核心概念，但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却有颇为不同的层次。三位弟子都是孔子的高足，但境界还是有高下之分的。子路认为“仁者使人爱己”，一个有仁德的人一定是受欢迎的人，这当然没错，所以孔子评价道：“可谓士矣”，这个评价不低了。子贡认为“仁者爱人”，一个有仁德的人一定是有爱心的人，这当然也没错，孔子评价道：“可谓士君子矣”，比子路的评价要高一层。孔子最心爱的弟子颜渊则认为“仁者自爱”，一个有仁德的人一定是自爱自尊自立的人，而一个真正自爱自尊自立的人一定会推己及人，他自然就会爱人，也容易赢得他人的爱，所以孔子评价道“可谓明君子矣”，这是最高评价。

“仁者自爱”才是根本，有了自爱自尊才能自立，才能爱人，才能人爱。“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不懂得“自爱”的人如何“爱人”？又如何“人爱”？“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这些都是最朴素而通达的道理，于个人于民族于国家皆然。☞

（作者现为《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受聘为清华大学学生教育扶贫公益协会校友导师）